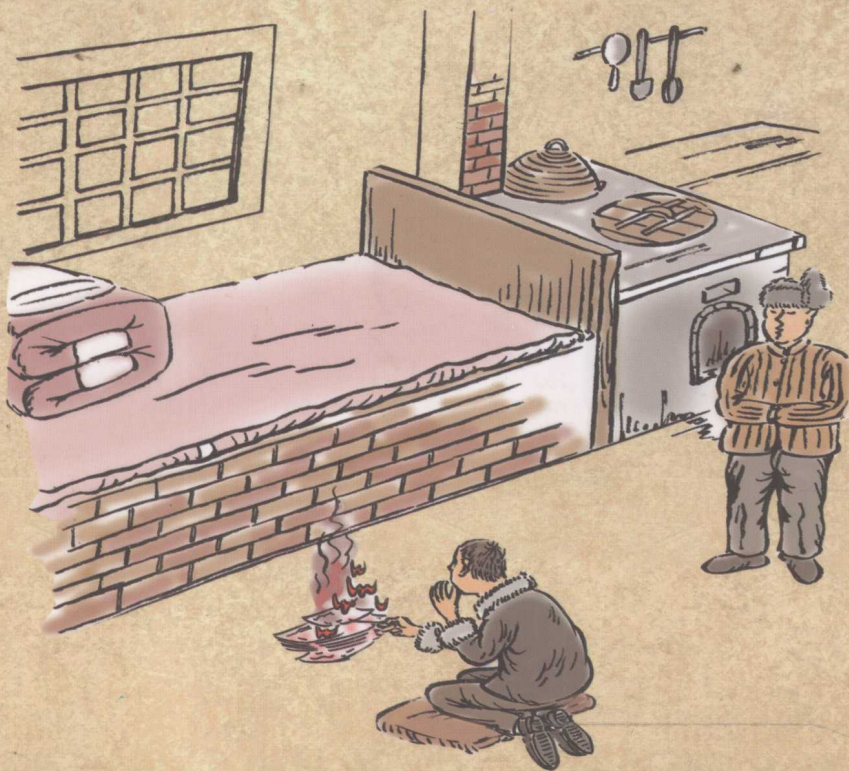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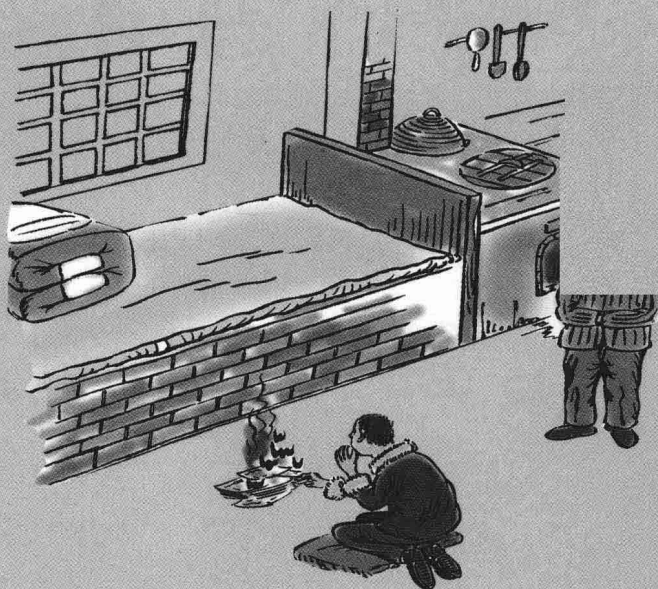




·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

就差 一层窗户纸

张国心 著



·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

就差 一层窗户纸

张国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差一层窗户纸/张国心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ISBN 978-7-5617-6787-0

I. 就… II. 张…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2019号

就差一层窗户纸

张国心 著

策划组稿	滕 刚 刘光全
统 筹	李 梅
策划编辑	王 海
文字编辑	王 谦 陈小强
执行编辑	宗凌姪
装帧设计	李彦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开 本	890×1240mm 32开
印 张	8.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4月 第一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787-0 /I · 528
定 价	16.5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 联系)

第一辑

巫毒娃娃的魔法

- 难猜寡妇人心/2
- 一副仿金耳环/9
- 留下一张新婚照/18
- 巫毒娃娃的魔法/27
- 后妈的婚纱/5
- 女儿桥/13
- 好你个秤砣/23
- 失踪的新娘/32

第二辑

让良心说话

- “坦克帽”你在哪里/40
- 让良心说话/49
- 一颗鹿心/58
- 一张两元钱的车票/68
- 永远的恩师/77
- 好人阿憨/87
- 好媳妇千里挑一/45
- 中国大哥你好/53
- 剥离灵魂的最后一层/63
- 救命的小白花/71
- 把你孝心晒一晒/82

第三辑

请第三者插足

- 最后一棵古树/94
- 英魂难眠/106
- 死过一回的人/115
- 想做有钱人/127
- 老屋灯光/138
- 请第三者插足/100
- 请神容易送神难/111
- 毒熊/121
- 养王八的风波/132
- 按时“动婚”/144

目录

CONTENTS

第四辑

灭鼠大王

- 酒仙儿审案/152
- 真假研究生/160
- 求你当个贫困户/168
- 打赌艳遇/176
- 灭鼠大王/156
- 请贼偷一回/164
- 喝了糊涂酒/171
- 神不保佑/179

第五辑

一失足成千古恨

- 如意公厕/186
- 下雨别忘盖酱缸/195
- 赔你没商量/202
- 跑坡的车/210
- 吉祥三包/191
- 领奖蒙辱记/198
- 一失足成千古恨/206
- 把晦气扔进大海/215

第六辑

血染的木匣子

- 三十年河西/222
- 三缸沙子/228
- 冲不走的晦气/235
- 屯爷断案/244
- 陈年老酒/225
- 血染的木匣子/232
- 就差一层窗户纸/240
- 传说有金坑/247

· 就差一层窗户纸 ·

第一辑

巫毒娃娃的魔法

难猜寡妇人心

于得水是个养鱼专业户，由于这些年鱼价下滑，饲料价格又居高不下，使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祸不单行，偏偏这个时候妻子小兰又被查出了肝癌病，真是雪上加霜。

小兰很快就卧床不起了，医生预计小兰顶多只有两个月的弥留时间。于得水把小兰的后事都准备好了，可是半年过去了，小兰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但并没有死，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怎么样。于得水既要干水塘里的活，又要回家护理小兰，实在忙不过来了，就雇了个保姆。

保姆叫红月，是个寡妇，比于得水小十岁。红月干活利索，每天给病人喂饭喂药、擦身子，无微不至，非常尽心。除了护理病人之外，她还要给于得水做饭，她做饭的水平也是上乘的，味美可口。自从雇来了红月，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又有了生机。

转眼就到了秋季，要合塘了——就是把几个塘里的鱼合并在一起，准备越冬。合塘的活特别繁重，于得水天天泡在水里，连吃饭喝水的工夫都没有，人变黑了，变瘦了，红月尽心尽职，变着法地给他调理伙食，这使于得水非常感动。

这天，天已经很黑了，可于得水却一直没有回来吃饭，红月放心不下，就到水塘去找他。她见满身泥水的于得水已睡在了大堤上，很是心疼，就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说：“大哥，怎么睡在了这里，着凉了怎么办？快回家吧。”于得水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坐了起来，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红月很体贴地说：“大哥，别愁，一切都会好的，你要是愁坏了身体那可是一辈子的事。”这话就像一口温酒流入了他的心田，他一把抓住了红月的手，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红月并没有拒绝，她就势把于得水拽了起来，说：“快回家吃饭吧。”

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唠一些知心的嗑，很是投机。说来也怪，在生活中，他们俩不论做什么都非常默契。于得水暗暗地想，如果小兰去了我就把红月娶过来。他看得出来红月也有这个意思，他能猜出红月的心，守寡五六年了，四处漂泊，也想早些点有个归宿。然而，小兰就像故意和他们作梗似的，就那么不好不坏地耗着，这使于得水心里火烧似的。

刚刚合完了塘，就下起了秋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也不见晴。这天早晨，于得水突然看到水塘里有很多死鱼，他弄不明白鱼是怎么死的，就围着水塘观察，来到山根时，他发现有一股黑水从山上流入了鱼塘，他寻着水流上了山，走到半山坡时，他进了一片核桃树林，这里满地都是刚落下来不久的核桃，每个核桃的跟前都是一片黑色。于得水明白了，那条黑色的水流就是从这里流下去的。

这是当地特有的山核桃，秋天落下来时上面包着一层绿色的皮，这皮看上去虽然像翡翠一样，可渗出来的汁液却是黑色的，而且有毒，能毒死牲畜，也能毒死人，鱼塘里的鱼肯定死于这种毒水。于得水十分颓丧，一屁股坐在了湿潮的地上。

于得水又长长地叹起了气，他恨自己的命不好，恨老天专门和自己过不去。小兰已经卧床一年多了，现在已经成了他身上的包袱心里的病。他看着满地浸着黑水的核桃皮，心里头冒出了个狠毒的念头。

于得水捡了很多核桃皮回家。路上，他心里特别矛盾，他想起了往日小兰对自己深深的爱，想起了自己曾经在小兰面前立下的海誓山

盟，他不忍心下手，可又想到自己伸手可触的幸福，就是因为有个病人膏肓的她而如同远在天边，再说，小兰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痛苦中煎熬，他这也就是在成全她呀。

可是，于得水走进院子的时候，良心颤抖了，手也颤抖了，他把一包核桃皮悄悄地扔在了墙脚。

第二天，于得水见昨天扔在墙脚的核桃皮没了，他感到奇怪，就不动声色地查找，他很快就在锅台的一角发现了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装满了核桃皮，核桃皮都沉到了下面，上面是一层墨一样的汁液。他很纳闷，红月这是在做什么呢？有一天他干活回来，从窗外看到红月正在给小兰喂用核桃皮浸泡的黑水，他心里“咯噔”一下，原来红月和我想到一起了，可谓是不谋而合，但我没下得手，她却下了手，真是天下最毒不过女人心呀！他真想冲进去揍她一顿，可马上止住了脚步，轻轻地转过身去，走开了。

那以后，于得水每天都拿回一些核桃皮悄悄放在墙脚下，第二天就都不见了。他心里非常复杂，他恨红月，可又理解她；他盼着那一天快点到来，可又害怕那一天来。但他知道，那一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于得水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小兰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她不但没有死去，反而病还一天一天地好了，能吃饭了，能喝水了，脸色也红润了，到后来，竟能下地到屋外散步去了。

于得水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月光下，一个人坐在水堤上发呆，红月来找他回家吃饭，“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我不饿。”

“不饿也要回去吃，今晚我做了几样菜，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

于得水不解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红月说：“嫂子生活能自理了，我该走了，明天走。”

“走，你怎么能走呢，红月？”

红月柔情地说：“大哥，你的心情我知道，但是，嫂子是那么的爱你，你又是那么的关心她，我怎么能那么做呢？”于得水不知应该怎么回答她。沉默了一会，红月又说：“人都说那种偏方是以毒攻毒，治好了很多有癌病的人，可我丈夫得癌病时喝它，却一点也不顶用。也许是你门前辈积了德，感动了上帝，那个偏方对嫂子的病才那么有效果。”

“偏方？”于得水一头雾水。

“是呀，就是核桃皮泡酒，你是个有心的好男人，一次一次地往回拿新鲜的核桃皮，我就知道你是在给嫂子找偏方。”

于得水从不知道核桃皮泡酒是治癌病的偏方，自己往回拿核桃皮是有其罪恶目的的，他想把实话说出来，但面对着心地善良的红月，他实在没有那个勇气。

红月拉了一把于得水，说：“走，回家吃饭吧，嫂子还在等着你呢。”

皎洁的月光之下，于得水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好像那就是自己龌龊的灵魂。

后妈的婚纱

弯弯10岁的时候母亲就病故了。弯弯不想要后妈，可爸爸还是找了女人。弯弯恨爸爸，但左右不了爸爸，就把满肚子的怨恨都撒在了后妈身上。

爸爸再婚的婚礼很热闹，鞭炮声震耳欲聋，弯弯躲在角落里，咬着嘴唇流着泪。猛然，她起身挤到后妈的身后，乘人不备用手暗藏着的剪刀在那件漂亮的婚纱上狠狠地剪了两下。

司仪刚刚宣布婚礼开始，就有人惊叫道：“你们看啊，新娘子穿的是件破婚纱！”无数双眼睛同时集中在新娘子的婚纱上，只见婚纱屁股部位开着一个大三角口子。人群哄笑起来，新娘子窘得无地自容。弯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弯弯当年大胆的“壮举”，却给以后的日子埋下了深深的忏悔。

后妈对弯弯特别好，衣食冷暖关怀得无微不至，弯弯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却没有失去母爱。上大学时，爸爸单位的效益越来越不好，开不出工资来。而这时，后妈又下岗了，但她进了市政清扫队，朝夕与那长长的马路为伴。即便如此，弯弯每月仍能收到一份由后妈亲手填写的数目可观的汇款单，使她能很从容地坐在大学的课堂里。这使弯弯十分感动。但却一直没有勇气向后妈“负荆请罪”，也一直没有勇气开口叫一声妈妈。

不过，弯弯是个懂事的女孩，她深知后妈的高尚与伟大，她决心给后妈一个惊喜的补偿。

从大二起，弯弯就开始勤工俭学，一连两三年的假期没有回家，到大学毕业时，她已积攒了一笔钱，这笔钱足可以买来一件上等的婚纱了。弯弯设计着一个温馨的计划，她准备在后妈和爸爸结婚15周年的这一天，给后妈穿上这件婚纱，为他们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让这对有情人弥补当年遗憾的同时，重温新婚的幸福。在那一天，弯弯要向后妈道破当年的实情。

终于到家了，后妈就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生女儿一样，高兴得流

出了泪水。可是，爸爸却不在家。后妈告诉弯弯说：“爸爸出差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爸爸不在家，弯弯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心中的忏悔如今已变成了一个病瘤，每时每刻折磨着弯弯。

一个星期过去了，爸爸还没有回来，离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越来越近了，弯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她来到父亲的单位，打听爸爸去了什么地方，能否回来一次。然而，他们的回答令弯弯大吃一惊，爸爸早已与单位脱离了关系，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弯弯哭着跑回家，追问后妈：“爸爸到底去哪里了？”后妈轻轻地擦去弯弯的泪水，半晌才说：“弯弯，我本不应该骗你，我这样也是……”后妈说不下去了，流着泪，给了弯弯一个电话号码。弯弯迫不及待地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女人，那女人问道：“你找谁啊？”弯弯说：“我是弯弯，我找爸爸。”那女人立时愠怒了，吼道：“找你鬼头爸爸，你爸爸早就不要你们了，少来烦！”弯弯握着电话像木头人一样僵在那里。

后妈说：“你上大二那年，你爸爸就有了新欢，不要我们了。”

“怎么会这样？我去找他，问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后妈说：“弯弯，你要冷静点，你去找爸爸，我不反对，只是你不要太冲动了。”

弯弯在一座十分豪华的房子里找到了爸爸。见到弯弯，爸爸很漠然，说：“弯弯，你回来了，我……”这时，一个妖艳的女人冲了过来，用力地将爸爸推向一边，叫骂道：“我什么我，你吃的穿的住的，样样都是我的，少跟我玩吃里扒外的事！你们也知趣点，他是我的的人了，别再来打搅我们！”爸爸回过头来说：“弯弯，你们回去吧，不要再来了。”弯弯大声喊道：“爸爸，你不能这样，我是你亲生女儿啊！”可是，冰凉的铁门已被严严地关死了。弯弯泪人般地转

过了身，见后妈正站在自己的身边。

弯弯怎么也没有想到，爸爸会变成这个样子，她更没有想到，这些年里，那昂贵的大学费用是后妈一个人默默支撑着的。这时，弯弯才注意到后妈已不是当年那个俊俏的后妈了，脸变得黝黑，皱纹又深又密，乌黑的秀发已银丝参半，那双纤细的手，也变得像枯树皮一样了。弯弯心里油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回来的路上，弯弯愤然地说：“爸爸这样不负责任，我去告他。”后妈长叹一声，说：“告他？就算你把他告倒了，进了监狱，那又有什么用？如今你大学毕业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我也就放心了。”

弯弯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伏在后妈单薄的肩头上，泪水浸湿了她那件褪了色的衬衫，她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回到家里，弯弯打开了旅行包，拿出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打开包装盒，双手轻轻地托起一件洁白时尚的婚纱。弯弯说：“明天，就是你和爸爸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我本打算重新为你们举行一次婚礼，可是……”

后妈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婚纱，竟激动得泪水纵流……

后妈去上夜班了，屋里只有弯弯一个人。屋子里很静，静得几乎可以听到心脏的跳动声。这还是15年前的那间屋子，里面摆放着的也是那时的家具，那个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柜已斑斑驳驳，完全失去了当初的光彩。当年，爸爸就在这里娶来了后妈，自己以为从此就要过流浪的生活了，可后来却恰恰是后妈使自己重新获得了母爱，而生身的父亲竟狠心地抛弃了自己！

夜很深了，弯弯没有一点睡意。

弯弯来到电视机前，电视机的一旁仍放着当年那台VCD，一旁

零散地放着几张影碟，弯弯把其中一张影碟放进了VCD里，不一会，荧幕上出现了一溜长长的车队和拥挤的庆贺人群。原来，这竟是15年前爸爸和后妈结婚时的录像资料。突然，荧幕上出现了一个画面，虽然这个画面只是一闪即过，但却使弯弯呆若木鸡。弯弯把这个画面不断地倒回重放，每放一遍，她的心都紧缩一下——新娘子站在大衣柜前，背对着穿衣镜，穿衣镜里反映出一个满脸怒气的小女孩正用一把剪刀狠狠地剪着新娘子的婚纱……

这么多年，弯弯一直把那件事当作一个秘密压在心底，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那面穿衣镜早已“出卖”了她，在后妈心里，她的秘密早已被戳穿了！然而，后妈却十几年如一日，以恩报怨。

屋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弯弯开门迎了出去，扑在了后妈的怀里，情不自禁地、深情地叫了一声“妈妈……”

一副仿金耳环

丁心的父母是在同一年里去世的，为了给父母治病，他欠了许多外债，成了小镇里的贫困户，也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和乡下姑娘文娟定了亲。别人家的姑娘出嫁，都少不了“三金一窝机”，文娟很同情丁心，只向他要了一副金耳环，可就是这一副金耳环丁心也买不起。眼看就要到了结婚的日子，无奈之下，丁心花十几元钱买了一副仿金耳环送给了文娟。好在文娟对金饰品不是那么了解，不但没有识破心上人送给她的耳环是“水货”，还十分喜欢。

结婚的第二天，文娟就把耳环摘了下来，用一块绒布认认真真地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衣箱里。丁心问她：“为什么把耳环摘下来？”文娟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一旦丢了多可惜。”听了文娟的话，丁心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却没有勇气道破“天机”，只是默默地想：等到有钱的时候，一定给文娟买一副大大的纯金耳环。

丁心在一个工厂里当保管员，他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地工作，本以为这样可以引起领导的重视，晋级加薪发奖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工厂效益逐日下滑，就连基本工资也不能发放，没过多久，工厂竟倒闭了！丁心没有技术，工厂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地方，工厂不存在了，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他大哭了一场。

那一天，丁心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一进家门，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妻子文娟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文娟显得很高兴，戴上了耳环，故意在丁心面前晃来晃去。丁心不想破坏文娟的好心情，可细心的妻子还是从他脸上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文娟知道丈夫的工厂倒闭的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反而安慰丁心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天地这么大，总有咱们的活路。”

失业之后，在文娟的支持下，丁心在破烂市场买了一辆旧三轮车，修了修，涂上了漆，开始上道蹬车拉客。头几天，他感到很没面子，头都不敢抬，怕见到熟人，只是在人少的地方揽活，生意自然很不好。后来他想通了，养不起家、买假耳环欺骗老婆才是最没面子的事。于是，他蹬车杀向了闹市区。

蹬三轮车远比在工厂上班强得多，每天都有很可观的收入。丁心把挣来的钱都如数地交给文娟，自己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中午只吃一碗面条，有时干脆花五毛钱买一个馒头嚼一嚼完事，省下一两块钱来，偷偷地藏起来。他计划着，在来年文娟过生日的那天，用自

己的“私房钱”给她买一副纯金耳环，向文娟“负荆请罪”。

不久，文娟也在一家小铸造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活又脏又累，可文娟干得却有滋有味。为了增加收入，她又在商店里接了一份织拖鞋的活，每天下班之后，还要加班到深夜。到了月末，文娟就把当月的收入拢一拢，一分一分地为丈夫还以前的陈账。

风来雨去，冬去春来，文娟婚后的第二个生日来到了，这时丁心的“私房钱”已足够给妻子买一副纯金耳环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许诺，终于到了可以兑现的时候。这一天，丁心早早就骑车出了家门，到了下午，他就不再揽客了，骑车径直向金店跑去。还没到金店，一个警察截住了他，问道：“有牌照吗？”丁心说：“有。”警察又问：“有营运执照吗？”丁心说：“没有，我是下岗工人，没有饭吃，就靠它养家糊口。”警察说：“我不管你下岗不下岗，证件不全就扣车！”说着就抢丁心的车往一辆大卡车上扔，丁心急了，就和那个警察打了起来。这一打不要紧，丁心被强行带到了“城管监察大队”，罚款300元，补办理营运执照200元，交钱放人，不交钱就送拘留所。丁心害怕自己一旦进拘留所文娟会担心受惊，权衡再三，就把给文娟买耳环的钱掏了一半。晚饭的时候，文娟又把那副耳环从箱底拿了出来，让丁心给戴上。耳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那光芒就像无数支尖利的钢针刺在丁心的心上！

一转眼，文娟结婚后的第三个生日到了，这时丁心的“私房钱”已有2000元了，他盘算着，如果纯金饰品200元一克的话，他能给文娟买一副10克重的大耳环。戴上这副纯金耳环，妻子说不定要有多高兴。然而，也许是老天专门跟丁心过不去，这天下午，丁心的三轮车不慎刮破了一辆桑塔纳，那2000元钱又打了水漂。

妻子珍藏在箱底的那副耳环就是丁心的一块心病，他越来越觉

得，他欠文娟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副金耳环，还有比这耳环更重要的东西。为了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煎熬，丁心起大早贪大黑，把三轮车蹬得飞快。

到文娟婚后第四个生日的时候，丁心的外债已经全部还清，望着日渐消瘦憔悴的妻子，丁心的心像刀刺一样。

这一天，丁心终于如愿以偿——他在金店买了一副大大的十分精美的纯金耳环。压在他心头的那块石头瞬间失去了分量。他把那副金耳环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出了金店，又买了一盒漂亮的生日蛋糕。结婚4年来，他从没像今天这样轻松过。他骑着三轮车飞快地向家奔去，那个小屋子渐渐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时，丁心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回过头一看，是他的一个邻居，气喘吁吁地说：“丁心，你媳妇出事了……”

丁心脑袋“嗡”地一下炸了。

文娟是因为劳累过度，晕倒在了工地上，头部正好撞在一大块角铁上。抢救室里，文娟静静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丁心冲过去，拽着爱妻的手拼命地喊道：“文娟、文娟，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我是丁心啊！”

文娟慢慢地睁开眼睛，苍白的嘴唇无力地翕动着，丁心把耳朵靠近她的嘴边，他听清楚了，妻子是在说：她走时，把那副耳环给她戴上。丁心要告诉文娟：那副耳环是假的，是我该死，一直在欺骗着你！可文娟却不给他机会，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就已经合上了眼睛，永远地去了。丁心痛不欲生地叫着喊着，晕倒在了文娟的身边……

送文娟走时，丁心拿出了那副刚刚买来的纯金耳环，文娟的姐姐拦住了他，说：“还是戴原来的那副吧。”丁心说：“姐，你不知